

孟縣志卷十

戶部主事馮敏昌撰

孟縣知縣仇

史事第九

凡事必徵諸史蓋經經緯史經之所無而史經之所
傳又云國之大事在祀典滅盛衰存亡之有
河者亦不一而足其事則無從無之且其間金版之
書亦不一而少者要仁於義義於理理於法法於
義爲本故曰儒者自可事無難行不難行而難
與壞成敗之跡史書所載不難行而難與壞
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孟縣古之孟也而孟
史太平寰宇記亦曰孟縣古之孟也

矣顧司馬子長作史記之序其要故茲辨史事不仁而此亦司馬氏韓子之序也

禹導河積石至于龍圖

盟津

史記夏本紀

按史記載禹治水作貢爲帝舜受禪禹紀年云帝堯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禪禹紀年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七十五年司空禹紀年十六年司空入覲費用元稹則是禹治水爲帝堯時事矣古事難考傳聞異辭今特開列之

代云

周

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
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
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泰
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
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勳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
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
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
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
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

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
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
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
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
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紂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
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
正離遏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爲
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
不可再不可三

史記周本紀

桓公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鄭武公之秋鄭人齊人
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鄭

左傳

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

左傳

襄公十六年春晉平公卽位改服修宮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左傳

周慎靚王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

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

竹書紀年

東漢

以下節錄各史不復備注

光武將北徇燕趙焉異爲孟津將軍統軍河上與河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軾書軾報書曰
軾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
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
異因此得北攻天井拔上黨南下河南成臯及諸屯聚
皆平之降者十餘萬具以奏聞異又渡河擊朱鮪鮪走
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
光武卽帝位

光武初卽位先訪求卓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名

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
容之間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
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光武卽位拜岑彭行大將軍事與馮異等圍洛陽數月
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令彭往說之鮪卽許降後五日
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卽解其縛召見之

東觀記曰
鮪行在賊

河津
亭

靈帝時刺史二千石等官遷除皆責助軍修官錢時鉅
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
詔悵然曰爲民父母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
辭疾不聽行至河陽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

戒卽吞藥自殺帝爲暫絕修宮錢

安帝永初五年先零寇河東至河內百姓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

何進將誅宦官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

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少帝初謀誅諸閹宦太后不從進乃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討張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樊衆迎帝于北邙還宮

冀州牧韓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璜將溫弩萬張屯河

陽

初平元年袁紹興兵討董卓河內太守王匡遣太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若將于平陰渡者潛遣銳卒從小平津北渡繞出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畧盡

李郭之變車駕過砥柱出孟津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揚使數千人負米貢獻

公孫瓚大破黃巾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敗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振瓚嘗曰昔我掃黃巾于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揮可定

晉

武帝十年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厯前聖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橋成文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齊王冏及成都王穎等永寧元年三月舉兵討趙王倫倫遣兵拒之穎帥諸軍星行倍道出其不意大戰于淝水倫兵大敗棄軍南走成都王命蹇倫戰士萬四千餘遂乘勝長驅濟河

惠帝大安元年九月丁丑次子河陽

二年成都王穎以陸機等軍南向洛陽列軍自朝歌至

河橋鼓聲聞數百里帝屯于河橋

元帝初爲散騎常侍左將軍元康二年從討成都王穎及穎害東安王繇帝懼禍及潛出奔穎先勅關津無得出貴人帝旣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后氏俱歸國

張方劫遷車駕司空越起兵討之太宰頤聞山東兵起甚懼遣成都王穎領將軍劉褒石超王闡據河橋

越弟平昌公模自鄴遣將軍宋胄趨河橋太宰頤使郗輔殺張方送方頭于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褒西走模遣馮嵩會宋胄逼洛陽

慕容暉將呂護等隆和元年四月復寇洛陽帝遣北中
郎將庾希救之護等退守小平津

傳祇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懷帝時洛陽陷沒傳
檄四方徵義兵祇自屯孟津小城

劉聰使劉粲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晉李矩使郭默郭
誦救固屯于洛汭遣耿稚等潛濟襲粲是夜稚等襲敗
粲聰聞粲敗使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
趨北山而南劉勲追之戰於河陽稚師大敗

杜洪據長安苻健在枋口密圖關中取之乃課民種麥
示無西意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盡衆而行起浮橋
于盟津以濟道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又遣兄

子蔣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蔣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
我死河南比及黃泉不相見也既濟焚橋自帥大衆隨
雄而進

慕容德等勸慕容垂殺秦王苻堅垂不聽其子農曰尊
不迫於險其義氣足以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
在河陽夫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
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言於堅曰北鄙輕相
扇動臣請奉詔書安輯之堅許之權翼密遣壯士邀垂
於河橋南空舍中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旁
墓有八覺而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路窮道盡不可行
也孔子名邱八以配邱此兵字也必有伏兵深宜慎之

垂遂自瞭馬臺結草筏而渡使典軍陳罔衣已衣乘已馬與童僕趨河橋伏兵發馳馬獲免

苻丕命慕容垂平翟斌配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氏騎一千爲副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召慕容暹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

元魏

北齊北周附

太宗南幸盟津謂黑稍將軍于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橫橋于冶坂六軍旣濟太宗嘉美之

世祖西征赫連定宋到彥之攻河南剋守南岸世祖以安頡爲冠軍將軍督諸軍擊到彥之彥之遣將姚縱夫

渡河攻冶坂頡督諸軍擊之斬首三千餘級投水者甚衆

高祖孝文帝使宇文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千里爲牧地遂置牧場于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

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六月丙戌帝將南伐詔造浮橋

孝文帝太和二十年九月戊辰車駕閱武于小平津

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十二月丙寅廢太子恂爲庶人置于河陽無鼻城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恂在困躓頗知悔咎恒讀佛經禮拜歸心于善李彪密表告恂謀逆文帝使邢巒與咸陽王禧齎椒酒詣河陽賜

三北卷二
恂死殮以粗棺常服塋於河陽

元襄世宗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常以河橋船楫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泛漲年常破壞乃爲船路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壘以爲岸橋濶來往便利近橋諸鄉無復勞擾公私便之

元乂亂政元熙舉兵討之元略與熙書來去尋值熙敗略遂潛行自託舊識河內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

明帝崩爾朱榮舉兵晉陽至河陽欲立長樂王子攸靈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遂用徐紇計遣李神軌率衆拒之別將李先護鄭季明守河橋費穆屯小平

津榮至河內遣王相密迎子攸四月子攸潛自高渚渡河會榮于河陽南濟河卽帝位先護季明開城納之神軌聞北中城不守卽遁還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于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沉之河至陶渚引百官集于行宮西北責以罪因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楊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于御床前帝曾中夜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

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爲魏王資以兵將時